T2511/1273.3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

29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閎深奧衍壯麗奇博如人觀帝臺天闕層宮屬覌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叙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寫范雎恩怨處烟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奪相處勢如轉丸於掌上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遫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伏後范雎數賈三罪案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按此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雎者太史公筆也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溲也溺音年弔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祖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茅坤曰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

董份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工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罷歸道經華容地多蘆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谷蘭案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伏後范雎言王稽內臣函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虢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

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雎之事類此夫穰侯既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机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况此二事足矣余有丁曰雎料穰侯若燭肝膈胡宰不能奪其位易置之耶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暗舍後來傾穰侯等案）（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凌約言曰將敘范雎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机軸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麄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伏後摩四貴張目）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冄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芊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爲新城君是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邵銑曰雖從策中來毎易一句或一字自佳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伏後宝器珍恠多于王室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穰侯傳作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

董份曰割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美玉一曰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珎玉樸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郎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董份曰雎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僨事故其心最苦又曰情竭辭急不如是不足感人也

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處唯此言最深所謂危以激之也

凌約言曰秦王国事之非在尊太后

攺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漑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穰侯范雎說秦之要在廢太后穰侯故未見秦王而先設此計以感之須為進言地耳

余有丁曰洒然非但敬肅兼有恐懼意

董份曰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王維禎曰三跽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耳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惽然音昏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茅坤曰雎為欲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国策儘能摹寫

楊慎曰臣非有畏一句為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暗伏太后穰侯）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此感動處）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亾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

楊慎曰疊言三不足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晝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衞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駰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衞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本無有字）有補於秦此（此感動處）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有何耻應上耻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也

茅坤曰提一个臣何患一个臣何憂一个臣何耻末系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末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窮辱即為厲為狂也臣不敢畏也應前非有

因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此最感動處）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至此纔說出）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

畏而不敢言也字眼極有關鍵

凌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國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為之甘心又何有于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印終歸之也

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 索隱曰二字竝音胡困反慁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季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嵏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

茅坤曰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雖所以深交其君而後能逐穰侯輩三人也

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兎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淺言之)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董份曰言文子以喻穰侯

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匹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一本作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

茅坤曰秦之伯業定于遠交近攻之一言

茅坤曰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招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国者不我衛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甞不親之也已

鮑彪曰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乱如此使人主何所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可也

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賫音側奚反言爲盜賫糧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妬石柱蚛 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之師不得下相救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 王一

王鏊曰根深而後動

凌約言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者雎意以不廢太后無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 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 正義曰閒音閑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 国策文作單 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 諱畏也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以逐穰侯不逐穰侯無以得相位奚暇計其他哉

按范雎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感怒之以植其根及其既見則欲言不言反覆宛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驟如此聽者自不覺入于肝鬲矣雎其深于術哉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 徐廣曰政適音征敵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 正義曰披音片被反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 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 射王股擢王筋 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王亦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到此纔危言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應前宣太后之弟一段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摹寫雎之羇旅入秦而挽四貴之權以後又總摹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

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雎欲賣賈意者賈亦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為賈賣亦不可知也

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應前以太后故私家重于王室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秦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提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董份曰此處賈疑雎已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爲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一本吾下有固字）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

茅坤曰總只范雎詐変姓名為張祿一句描寫千情萬態亦于畧處反詳之調也

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屛於胡貉之地（續贖古通用）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茅瓚曰引申包胥一段藹然君子長者之道]

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二應前）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矜）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報復）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

[按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伏後案）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隕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茅坤曰專要摹寫雎之戹及於魏齊顯於秦因以報復于魏故於恩怨處儘力婀娜
茅瓚曰一飯之德二句足概其相秦後事

於桓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暗伏後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暗伏後案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趣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

王維楨曰平原君固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

應前

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

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見虞卿傳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

按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而

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應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結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

索隱注曰趙括之號非也
茅坤曰范雎罪之大者太史公更不放過
黃震曰范雎辱于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讎蓋亦劳矣然卒以任二人敗事夫爵禄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况竊之君以私昵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雎不憚此言應侯

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疋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應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本作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應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

曰益以不懌文亦相顧
按武安由范雎死故秦王揭之
茅坤曰如此結束如此過脉騎龍手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雎事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眾正義曰不待禮曰干不遇今案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

按剌齒二字見曲禮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謂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齃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齒又作齕也。索隱曰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董份曰范睢以亾囚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嫌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澤之宣言困睢者即睢之繆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暗接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

董份曰惟直荅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歉即挫矣
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

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爲所窘耳

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銳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呰）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董份曰雖欲說雎退位而實稱其賢故詞可入然說亦正

按僇字解與本文不同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也

許相卿曰只將一死字難倒范雎終篇竟以死恐之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卻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結上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余有丁曰陡然直指若利刃銛鋒得窾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蔡清曰蔡澤見得范雎是箇快意恩仇之人故以此說之范雎可以無遺憾而不難于釋相位矣此正是說客肯綮處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范雎則歷數其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又復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直說出唯心事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云然可見讐怨報德了結范雎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照應如此

按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太史噭戰国策作太史啓田單傳有太史嬓乃齊襄王后之父也

按澤擧桓公夫差見國君發盛滿而不以卑退自居猶未免于呫且亾也况乎相人國者而可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嘑○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皎○正義曰呼火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以成功久處乎此後雖分三段揔是一意

陳沂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增一白起不惟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也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慴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

按詳商君吳起大夫種申上文也中入白起耳目之所見聞也故揔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是第一段

功巳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巳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巳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

凌約言曰歷叙四子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勸論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按戰国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

按范蠡見幾明决扁舟五湖正所謂名與身俱全者上也四子豈能彷彿其萬一哉應侯苟戀位于秦不忍分功求退則名在僇辱而身不可全與四子等耳是第二段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驅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循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按此直欲其辭位而去則能賢如古人壽如喬松子孫世享祿位無絕人臣立功持已所深願而不可得者皆萃于應侯之一身矣是第三段

董份曰戰国之士世嘗少之然儆儻豪傑亦有不可及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

著范睢脫死亾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焰灼然及澤一説即讓位弃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不可及也

王維禎曰穰侯傾於范睢范睢奪於蔡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徯謂之智士乎

王應麟曰蔡澤雖以辨智奪范睢之位然竟免范于難其有益于范亦大矣

鮑彪曰周衰辨士皆矜材角智趣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

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

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雎蔡澤也雎戹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賢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弃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楊維楨曰應侯入秦退四賢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賢為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辯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惛應侯之退已合退于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晏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瘖雎者故雎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

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
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然攘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雎遠交近攻之策眞有益於秦澤特羈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盧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辨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彼兎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辨雄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人讒遂弃相印與雎亦不旋踵葢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
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葢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終

茅坤曰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為之憤咽而流涕云

按太史公詳叙樂毅入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書張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

茅坤曰毅仕魏為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遽留燕委質焉可乎

董份曰言齐强以見樂毅之功大

怨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

先以齐之强起案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应前自矜

茅坤曰毅能以羇旅入燕而連五国之兵卒以破齐者因其討審抑以齐故嘗以兵夌五国而秉瑕蹈隙故也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
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
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
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
並暗伏毅書中語案
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
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
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
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
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

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
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
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
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
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
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
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
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
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
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

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樓昉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

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不敢斥言王故托之侍御者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縁此所以帰燕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

按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

按毅不歸功于巳而托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

正義曰杜預云兄同姓羣臣也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緣此所以仕燕一一喚

按此叙先王所以畜臣之由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曆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彊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兖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自五伯巳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二應前叙事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按此言已佐燕之有餘澤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愼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隸者見大將老不宜輕

又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緣此所以受封）（又一與）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暗指惠王）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

按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余有丁曰爲利卽所謂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按此明已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

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 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旣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已長而談彼短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 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 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卽識禮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斯

按此叙巳所以通書之意

陳仁子曰世称毅曰王佐以今观之毅亦戦国詭詐之士而巳夫戦国之習于周不合則之魯于魯不合則之斉之宋之晋之秦無择也毅恃材以驕列国而不狥節以全大義知去国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若曰避讒則辨明心迹牽賢者以自代可也何乃飄然而去至使惠王惧其伐国而致書焉此固中行說之流耳夏侯玄尚以微子為論何哉

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

王維楨曰夏氏許樂生過矣遷齊寶器虜齊人民惡能若所云哉

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緣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曰閒音紀閒反

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 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爲之守法也 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 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按室有語句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帰燕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茅坤曰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

茅坤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于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好黃老本旨

楊愼曰樂毅齊及老子傳授[illegible]太史公之李蓋本老子

亾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 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 趙且爲秦所滅亾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 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 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閭間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内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并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强六

國陵夷乘其積衰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亾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困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爲守孰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爲桓文惜不及此也

黄震曰樂毅爲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爲也狥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矦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爲趙而讎燕去就無憾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總知趙之興亡矣
張之象曰不書邑里世系而直以趙之良將称之亦一例也
王維楨曰廉藺同傳而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辨卒併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叙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叙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為後相如可使眼目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插入頗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

楊慎曰當時趙君用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專叙相如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亾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亾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邵宝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葬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国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以士予敵也士亾則国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国無寡得璧其寡趙王知是庶幾免夫

茅坤曰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本謀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重璧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有文体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

何孟春曰藺相如爭趙璧事氣盖秦庭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甞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瓬如召趙御史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結案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葢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合叙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

書如請咸陽為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一時勇敢之氣真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於此等處更着精神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相似

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缾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録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録在下於人爲左是以位下遷爲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

合叙

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茅坤曰以相如之矣猶出身宦豎及使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顧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借前案反說）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
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　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
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

按以下錯紀相加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叙相如完璧擊瓿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於始末處略叙数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一篇領袖）（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
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
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
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
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
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
（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
因防水為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結前起後）
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
閼與下

按此起用前例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括代頗趙敗幾亡故附入之

按此傳前叙趙奢事後段叙括之死于秦頗之奔于魏以附之惣見趙將亡之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实起）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按上趙奢破秦軍閼与下）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

茅坤曰不欲人諫者絕軍中譁言也

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
按胥不用前令故云胥後令
茅坤曰據高以凌下勢順而便利也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
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
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令乖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
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棃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髠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
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

按三人同功一体

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
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
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
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
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伏病令語）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
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摠挈手）（詳）
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洪邁曰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其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以故用之而敗也按相如與括毋所論各據其一短相如謂括不知變合毋謂括惟利私家夫變合不知必無勝算私家利則不能與士卒同甘苦此括所以不可將也趙王不聽固欲用之遂

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專言趙括 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 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

使数十萬生靈悉塗炭于長平之下而趙幾危矣吁信間之害可勝惧哉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暗伏後案 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茅坤曰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頗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頗廢用括括死復用廉頗頗免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可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柯維騏曰市道交即馮諼所論趨市者也孟嘗唾面翟

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覆前案）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 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公勤門長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汲鄭廢而其門益落任昉逝而其後莫恤古今交態尽然不独廉頗也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挿入李牧）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

按馬援據鞍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與廉頗意同

楊慎曰冷語收煞妙

按此起亦用前例

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曰上紀莧

凌約言曰李牧曰擊數牛享士而不敢用虽王讓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

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反前不敢戰出戰數不利反前不亡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應前不亡反前失亡多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

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兎牧其庶幾
茅坤曰張左右翼兵訣之最也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 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畧也 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䠊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揷入廉頗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接上者傳趙乃以牧为将而攻燕 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 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

王應麟曰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顔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国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余有丁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

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 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柏州藳城縣西南二十里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 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柏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 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牽連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与者傳文異 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

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茅坤曰小論中不入牧何也

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飈凛凛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亾之趙抗方輿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亾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弃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亾忽焉悲夫

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亾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执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終

閔如霖曰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勢自當如是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 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云東安平屬淄川國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伏後案 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 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

按此傳宣言三縱反間二見田單將略全是以奇勝人

轄折車敗。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應前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

蘇軾曰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于事盖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茅坤曰田单將兵起自卒伍故必為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廣之意同

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兵威在不測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郎反怒之使聞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

黃震曰田单守即墨使妻妾編于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强示之怯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本作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懈然後擊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

董份曰田单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叙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

閔如霖曰火牛計固奇然以齐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

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乱而取之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

按处女脫兎語出孫子九地篇与太史公所謂先見弱于敵而後戰同意

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按論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雲斷厓者

茅坤曰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单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凋喪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初。悼一本作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董份曰覌所叙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亾繫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退節義耶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也音豆 齊亾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亾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亾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尅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湣王耳亦無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戮一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全燕為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